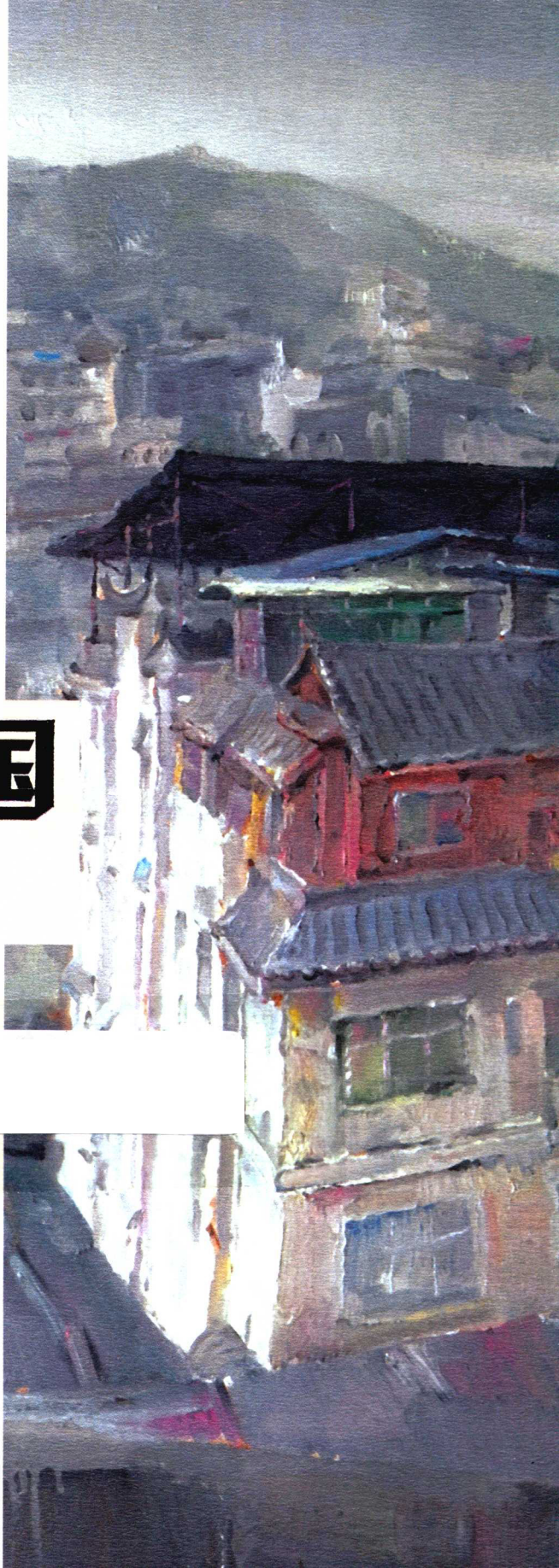




花城年选系列

向继东◎编选

2015中国 杂文年选

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

花城年选系列

向继东◎编选

2015中国 杂文年选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2015中国杂文年选 / 向继东编选. --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16. 1

(花城年选系列)

ISBN 978-7-5360-7785-0

I. ①2… II. ①向… III. ①杂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95186号

丛书篆刻: 朱 涛

封面画作: 马兵林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欧阳蘅 蔡 安 林 菁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
装帧设计: 视觉传达

-
- | | |
|------|---|
| 书 名 | 2015 中国杂文年选
2015 ZHONGGUO ZAWEN NIANXUAN |
| 出版发行 |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 |
| 经 销 | 全国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) |
| 开 本 |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开 |
| 印 张 | 20.25 1 插页 |
| 字 数 | 350,000 字 |
| 版 次 |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定 价 | 36.00 元 |
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序

这是一本杂文，所以话题先从“何为杂文”说起。写这篇小序时，我曾想偷懒，就拿收入本书的吴营洲先生的《关于杂文》做代序，后来把它做了本书的压卷之作。有道是：文章要“凤头猪肚豹尾”；对一本书来说，又何尝不是呢？吴先生的文章，在我看来至少说清了三个问题：一是什么样的杂文才配叫好杂文，二是杂文的“文”是什么，三是杂文和时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。

这样说，也许有人会以为这是象牙塔里的“高头讲章”。其实，我向来就厌恶那些貌似正确的“高头讲章”——云里雾里，不知所云，又怎会推介它呢？吴先生识见独具，读后茅塞顿开。也许，这是近年来杂文批评界难得一见的妙文；无论你赞同与否，你不得不与他一同思考当下的杂文状况。当然，对于吴先生的“封笔”说以及“三缄其口”的主张，我是持保留态度的。在如今这样的语境下，无论怎样，有人说总比没人说好。我相信杂文是死不了的，它也会随时代的演进而渐变。要是真的“别了杂文时代”，我手写我心，岂不快哉？

杂文不是美文，却是教人聪明、不犯糊涂的文字。或发自内心的反思，或诤问明天，总是直面现实的；字里行间，浸透着愁绪和关怀。至于篇幅的长短大小，也无论体裁如何，我觉得是不重要的；但总有人以为杂文就是一两千字的小玩意儿。记得我为某出版社编杂文时，曾有一次试着编了些不拘体裁和长短的文章，结果都被删掉了。我没问删的理由，他们也没告诉我；但猜想，他们要的就是所谓的“正统”吧。

在本书编选中，我做了一些新的尝试，以加强可读性以及文字寓意的丰富性。譬如第四辑，意在提倡如何从过去的人和事上吸取智慧。因为日

光之下无新事——过去发生的事，今后还要发生；现在发生的事，过去都曾发生过。譬如第五辑，多是长文，或多题合并，相得益彰。应该说，这些文章都有独到的视角和感受。当然，这种追求效果如何，只能让读者朋友去评判了。

最后交代一下。我与花城是有缘分的。十多年前，我曾客串《随笔》杂志，于是就有了“文史精华年选”、“民间记事年选”的合作，后来这两个选题因故都停了。今夏某一天，原“民间记事”责编突然给我电话，要我给他们编今年的杂文，我说你们不是有人在编吗？她说他们想要另一个味儿的杂文。“另一个味儿”？什么味？自己行吗？诚惶诚恐，当然没答应。8月底的一个下午，责编又打来电话，其态度之诚，让人盛情难却了，最后只得应诺一试。

但愿读者觉得这的确是一本不一样的杂文，并喜欢它。

向继东

2015年12月6日

匆匆于羊城寓所

目录 contents

向继东 序 / 001

辑一

曹 林 不要一看到官员自杀就想到“畏罪” / 001

杨 炼 无声者的呼号 / 004

刘诚龙 活着之下 / 007

侯志川 当面批评，说的听的都尴尬 / 010

孙贵颂 机关门与地狱门哪个更难进 / 013

阎连科 我是那个感受黑暗的人 / 016

刘效仁 “二奶杀手”的危险博弈 / 019

阮 直 作家还有没获奖的吗？ / 021

赵健雄 乡村的自杀与他杀（外一题） / 023

陈丹青 我反倒同情今天的后生 / 026

茅家梁 小偷手书“清官”的启发及其他 / 028

吴 非 司机师傅的自信之路 / 030

冯学荣 不要做这样的中国人 / 032

- 刘吉同 漳州爆炸污染与唐宋蝗虫报告 / 035
- 陈秋实 法治中国 / 037
- 石 破 我们为何很现实 / 039
- 周湘华 伪大师的“合影神功”与“明星戏法” / 041
- 金 苍 中国人的信仰去哪里了 / 044
- 林永芳 “斯坦福监狱”并不遥远 / 046
- 夏康达 假话与废话 / 048

辑二

- 钟叔河 学与商 / 051
- 王 晖 牛心与野猪肚 / 054
- 洪巧俊 倒在官场上的诗人 / 057
- 王晓明 当违法成了寻常事 / 059
- 柳士同 “我们不再受骗了”吗? / 061
- 王国华 谁比动物更凄凉 / 064
- 单士兵 不要丢掉对手艺的信仰 / 066
- 许知远 喧嚣与失语并存的时代 / 068
- 廖保平 痛点很低 毁了艺术 / 070
- 丁 辉 从三味书屋里那幅画说起 / 072
- 唐吟方 “附近的人” / 074
- 凸 凹 朱光潜的自知（外一则） / 077
- 黄 波 读《金瓶梅》二题 / 079
- 刘 齐 蒲松龄告阎王 / 083
- 杨建业 “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” / 085
- 徐迅雷 官心病 / 087

- 鄢烈山 祸起优越感 / 089
- 茅家梁 “勒停局席” 是一剂猛药 / 092
- 徐 强 反腐要让民众有“获得感”(外一题) / 094
- 汪 强 中国人从此美丽 / 097
- 蒲田广隶 假如乔布斯在中国 / 99
- 符 号 私人日记的公之于世 / 101
- 金 新 “伪道学” 与 “真性情” / 103
- 赵 犇 这个时代在变, 而有些东西不变 / 105
- 晓 冰 向死因致敬的主持人 / 107
- 袁凯平 好人是如何变坏的? / 110

辑三

- 刘 瑜 那些不敢说破的真相 / 113
- 许纪霖 如何重建我们的伦理与信仰 / 116
- 韩少功 有关经典的加减法 / 118
- 宋志坚 礼义之“礼” 岂在大礼厚礼 / 120
- 夏 昕 权力的魔戒 / 122
- 南 帆 我们要向古人学习什么? / 124
- 刘 瑜 有些人是没底线的 / 126
- 孙贵颂 钉子与“钉子户” / 128
- 何光沪 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? / 130
- 曹 林 限定“西方价值观” 避免不必要纷争 / 132
- 单士兵 相信青年 / 134
- 阮 直 对文化的敬畏之心令人敬畏 / 136
- 马九器 没有批评的社会最危险 / 138

- 蒲继刚 与儿子谈生与死 / 140
- 蒲继刚 “知识分子” 吴用 / 142
- 安立志 文化嫁接与顺应天性 / 144
- 刘效仁 如何消解“知识的无力感” / 147
- 柳士同 庞德心目中的儒家 / 149
- 于建嵘 如何实现社会有序稳定 / 151
- 秦 海 怀念一种好风俗 / 154
- 马长军 《红与黑》阴影下的路遥 / 157
- 马亚丽 荣誉是个什么东西 / 160
- 李志远 由“文化内涵”说开去 / 162

辑四

- 朱 正 小议沈葆楨 / 165
- 智效民 “东方睡狮”考辨 / 167
- 乐 朋 官家的御碑与石匠的良知 / 170
- 张 鸣 革命党人的小辫子 / 172
- 黄 波 “乱穿衣”背后的社会变迁 / 174
- 宋志坚 宋朝真有那么好吗 / 176
- 刘诚龙 唐朝的大赦与不赦 / 180
- 沈 栖 庆亲王奕劻的“门帖” / 182
- 匡 济 谏，不过是一个权力游戏 / 184
- 刘兴雨 严嵩也曾反对奸臣 / 187
- 刘吉同 知县的老家在哪里 / 190
- 王国华 盐商与“吃大户” / 192
- 刘诚龙 蔡锷减薪记 / 196

傅国涌	想起宋教仁 / 199
黄 波	民国文献中的成都米荒 / 202
梁由之	盖棺难定盛世才 / 205
石 破	赵树理最恨什么人? / 208
傅国涌	珍惜低调理想主义遗产 / 210
韩三洲	舞剧《宝莲灯》的一次托举 / 212
丁 东	陈少敏与刘少奇 / 215
鲁建文	“反右”中的吴宓 / 218
韩三洲	王首道曾为前妻遭遇流泪 / 221
王彬彬	“梁璧辉”释义 / 224
李 乔	我忆, 我思 / 226
李兴濂	胡适的“利息” / 230
姚 宏	蒋经国“打虎” / 232
程映红	牛奶会有的, 面包会有的 / 234
郑少逵	艾森豪威尔的入党 / 237
蒋露霞	曼德拉教会了我们什么 / 239
程映虹	尼雷尔和他的“乌贾玛”公社 / 241
楚 梦	可怜的查理 / 244

辑五

资中筠	人民和朝廷哪个是目的? / 247
陈四益	向前看与向后看 / 251
汪 强	论贾宝玉亲自系裤带子 / 257
陈 新	胡适与太平洋战争 / 260
谢 泳	费孝通的一封信 / 264

韩三洲	“文夕大火”后的一副对联 / 268
王春南	事关曾国藩 / 272
吴 钩	条例，还是斧头：保护产权的两条路径 / 276
邵燕祥	曾彦修：政治道德的典范 / 280
鄢烈山	与吴海先生辨“正直” / 284
向继东	谭其骧的儒学观 / 288
王重旭	秦始皇的盛世情结 / 293
马长军	小县城的野心（外一题） / 298
房向东	“书法课”和“繁体字” / 304
吴营洲	关于“杂文” / 309

不要一看到官员自杀就想到“畏罪”

曹 林

网络上有一种刻板的思维，我称之为“一看到就想到”的条件反射式思维。比如，一看到“官员自杀”就想到“畏罪自杀”，一看到“官员抑郁自杀”就想到“官方掩盖真相”，一看到女官员就想到权色交易，一看到临时工就想到替罪羊，一看到年轻干部就想到官二代，一看到宝马肇事就想到富二代，一看到“点赞”就想到五毛，一看到美女就想到干爹，一看到辟谣就想到说谎，一看到“名人嫖娼”就想到“肯定是被迫害”。

这种“一看到就想到”的刻板思维，见证着官民间巨大的不信任，也见证着一个个政府丑闻、一次次官员说谎、一起起媒体曝光在舆论和公众心中累积的负面效应。当政府在临时工问题上说过一次谎，拿临时工垫背，就别怪公众一看到“临时工”的说法就哄堂大笑了，哪怕某一次惹祸的真的是临时工。当某一次政府辟谣被拆穿，后来被无情的事实证明完全是

“以造谣的方式辟谣”，那个传言原来是“遥遥领先的预言”后，就无法阻止公众“看到辟谣就想到说谎”的联想。

政府与民间的信任就是这么脆弱，一两次看得见的谣言也能引起塌方式的怀疑。每一个“一看到就想到”的反射背后，都必然有一些实际发生过的案例支撑着这种想象。但我不是要鼓励这种“一看到就想到”的思维习惯，而是想谈谈这种思维的误区，以及如何走出这种不顾事实而使劲往坏处想的情绪化想象。

这种“一看到就想到”的思维，其实就是网络上流行的“脑补”——当事实不完整的时候，不是耐心等待调查、搜索更多相关报道、采访更多的人、深入现场去发掘真相——掌握更多的信息去了解真相，而是坐在电脑前，根据自己的经验用“大脑的想象”去补充那个不完整的真相，从而让碎片化的网络信息在脑子里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，没有原因的脑补上原因，没有结果的想象一个结果，使碎片和标签成为有头有尾、有声有色、有背景有曲折、有施害者有受害者的故事，听起来也很符合经验和逻辑。

很多人特别迷恋这种“一看到就想到”的脑补思维，因为它迎合了这些人的思考惰性。如果要了解完整的事实，需要在看到标题后还得看完整的新闻，看完新闻还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核实，综合各方信息以判断新闻靠不靠谱，这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——而“脑补”解放了这些不想调查、不想思考、不想辨析的懒人。没什么比“脑补”对那些网上的“键盘侠”更有诱惑力了，足不出户，盯着一个标题，脑子里立刻完成了对一个故事的构建与阐释。

那些“脑补”的故事往往迎合着网络的受害者逻辑、仇富仇官逻辑、怀疑一切逻辑，而且充满蛊惑性，这又让脑补者觉得这是一件正义无比的事业——这么想着想着，就不觉得这是脑补了，而自我暗示为板上钉钉的事实。当很多网民的脑子不是用来思考，而是用来想象和编故事时，就形成了网络上可怕的乌合之众。

虽然“脑补”带着这个时代的背景，很多也建立在以往负面想像的经验基础上，但不得不说，“脑补”实在是一种得吃药的病。当对事实毫无兴趣，对调查缺乏尊重，对真相缺乏起码的敬畏，根本不顾事实到底是什么，而是沉浸在自己构建的想像中时，有何客观和理性可言？脑子是用来对事实进行思考的，而不是臆想出一个“事实”去批判。很多偏见、偏激和偏执都是在脑补中产生的。这种脑补，有时会被事实所验证，但不代表这种思维方式的正当性。

回到开头那些“一看到就想到”的案例，官方需要反思，舆论何以形成那些条件反射般的联想？舆论也需要警惕，这些充满诱惑的“脑补”只是在

任性地宣泄一种情绪。宝马肇事就一定是富二代作恶吗？提拔年轻干部就一定是官二代抢官吗？辟谣就一定对应着说谎吗？没有就事论事、疑必有据的事实逻辑支撑，任性地“脑补”只能使官民不信任陷入无解的死循环。

（原载《中国青年报》2015年4月16日）

无声者的呼号

杨 炼

创立于2012年7月15日的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，初衷很简单：通过艺术家、诗人杨佺旻私人拥有的文化网站，在商业噪音嘈杂的当代中国，给诗歌开辟一个空间。借助网络，任何中文诗，无论诗人是谁，都可以投稿。但，没人预期到其结果之惊人——自第一天，诗歌作品潮涌而来。其中，至少百分之十质量很高。更感人的是，我们这些写作多年的“资深”诗人，几乎从未听说过那些作者！通过作品中的信息，我们能猜测他们中有艺术家，文化人，教师，街头小贩，城市普通居民，大、中学生，甚至军人和警察，而最触动我们心灵的，莫过于农民工诗人的诗作——这个当代中国最典型、最庞大、最隐秘的社群，其两亿多人口，足以单独构成一个世界大国。但，那又是死寂无声的大国。作为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标志，“农民工”一词，浓缩了一个历史。它意味着凋敝在身后的乡村、冷硬陌生的城市、低廉得令人咋舌的工资，两亿颗心，日夜被自己的茫然流亡所折磨。农民工诗人郭金牛在《纸上还乡》中写道：

祖国，给我办了一张暂住证
祖国，接纳我缴交的暂住费

只有缴费才被获准“暂住”。农民工的心酸，在于那个永远逃不出的厄运：

哎呀。那时突击清查暂住证。
北方的李妹，一个人站在南方睡衣不整
北方的李妹，抱着一朵破碎的菊花



北方的李妹，挂在一棵榕树下
轻轻地，仿佛，骨肉无斤两。

两亿人的骨肉，却斤两全无，这是怎样庞大的“人”之孤独、存在之孤独！同时，请注意，这里有一首好诗要求的所有品质：感受的独特，经验的深刻，表达的明晰，音乐节奏的轻盈，郭金牛（或许也是那个姓名最普通的“李妹”）细细的嗓音，通过“轻轻地，仿佛”信手拈来的诗歌意象，把重重波涛下那个隐藏的无声大海，打开到我们眼前，让一丝淡淡的叹息，胜过一切情绪化口号，扎疼我们的耳膜。这是底层的呼声。但更重要的，那里站着一个诗人独特的思想和艺术个性。它，超越任何理论套话，直指活生生的现实本身。

郭金牛只是投稿诗人之一。对“无名”诗人们，突然能与曾只读到的诗人直接交流，固然是一种感动。但对我感动更甚的是：他们教会我，“底层”不是商标，而是思想。那个无声者的世界，也在促使我反观全球化时代自己的现实。由是，当我应邀给《纸上还乡》写序，不得不说：“透视存在，我们谁不是农民工？”

我得承认，这里入选诗作多少，并非平均分配，我给予农民工诗人郭金牛的篇幅，远远大于其他诗人，原因很简单：他的作品，具有当代中国处境和当代中文诗创作的双重典型意义。我该说，他也在赋予全球化的世界一种意义。正如我在给他的授奖辞中写道：“郭金牛曾在著名的富士康工厂工作，在第十三个富士康工人为抗议恶劣待遇跳楼自杀后，他被派去安装‘防跳网’。但，多细密的网，才能防住那个压垮过亿万中国农民工的共同命运？为此，他写诗。”富士康——一个噩梦工厂的名字。它的词义是：大陆工人，台湾老板，苹果手机产品。因此，郭金牛们何止被压在权利的“底层”？他们更被压在全球利益联盟的底层。中国农民工，站在流水线上，手中每天掠过千万块电子板，是否知道 iPhone 搜刮了多少利润？那些天文数字，不会令他们迷路吗？不会令我们迷路吗？当人类只剩金钱这个意识形态，自私这个人生哲学，玩世这个处世态度，我们谁不是农民工？既流离失所，更走投无路！

2014年10月1日，又一位曾在富士康工作的农民工诗人许立志跳楼自杀，年仅二十四岁。生前，他写过《车间，我的青春在此搁浅》、《我就那样站着入睡》、《我想我还能坚持下去》——

我想我还能坚持下去
直到太阳挡住了月亮和星星

但，他没能坚持下去，“多少白天，多少黑夜/我就那样，站着入睡”的
人生的夜班，令年轻的生命坚持不住了，终于——

终点已到，时辰亦到

此刻他们正把我的棺柩吊进墓穴

母亲啊 我就要回到你的子宫

10月1日，一个诗人，停缴了暂住费。

（摘自《读书》2015年第1期）

